



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
诗歌选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

诗歌选（上）

[孟加拉国] 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 著
白开元 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是孟加拉国著名的民族诗人，在孟加拉语诗坛上，与大诗人泰戈尔齐名。1899年5月24日生于西孟加拉邦帕尔达曼县。1976年8月29日在达卡逝世。他1921年发表代表作《叛逆者》，从此被誉为叛逆诗人。他的诗歌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激情，响彻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强音，表现孟加拉人民对自由、独立、民主、平等的憧憬。作品的想象奇特，意境壮阔宏伟，意蕴丰厚，至今脍炙人口，广为流传。



白开元简历

1945年出生于江苏常州。1964年高中毕业，1965年被派往达卡学习孟加拉语。1969年回国，在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工作至今。已出版《寂园心曲——泰戈尔诗歌三百首》、《泰戈尔散文选》、《沉船》、《泰戈尔游记选》、《泰戈尔传》等十余部译著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会理事、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译审。



身着戎装的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



创作《夜莺集》时的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



1924 年时的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

ବାବା ମିଆଁର ବାଟେ ବିଦିଆ ହୁଅ-
 ମାୟା ଚେଷ୍ଟା ଗୋଟି,
 ରାମ ନିବିଡ଼ା ମେଘଜା, ମିଳିମିଶା ଗୋଟି
 ଓଁ ନାମ ସାବିତ୍ରୀ ମାତା ।

ମାୟା କଳାସ ରୋଗୀ ହୁଅନ୍ତେ ଗୋଟି ।
 ମାୟା କଳାସ ରୋଗୀ ରୋଗୀ
 ବିଷୟକୁ ହୁଅନ୍ତେ ଗୋଟି ।
 ବାବା ମାୟା ରୋଗୀ କଳାସ ବିଷୟ
 ରୋଗୀ ମିଆଁ ହୁଅନ୍ତେ ଗୋଟି ॥

ଗୋଟି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ହୁଅନ୍ତେ ଗୋଟି
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
 ବାବ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
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
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
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 ମାୟା

译者的话

卡齐·纳兹鲁尔·伊斯拉姆(1899—1976)是与大诗人泰戈尔齐名的著名孟加拉语诗人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,他如同彗星掠过夜空那样突兀降临诗坛,以其别具一格、震人心弦的名篇佳作,在极短时间内蜚声孟加拉文学界。

纳兹鲁尔于1899年5月24日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帕尔达曼县。父亲是贫穷的清真寺的看门人。纳兹鲁尔从小聪明过人,在通晓波斯文的伯父影响下,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儿时便参加乡村艺术团体的演出。他八岁丧父,因家境艰难而辍学。他在面包铺当小伙计时,独具慧眼的副警察巡官拉费兹乌拉偶然发现他天赋超群,慷慨资助他重新入学读书。他在学校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名著,提高了文学修养。1917年,他抱着开阔视野,认识世界的远大目标投笔从戎。军旅生活期间,他拜一位学识渊博的随军毛拉为师,学习波斯文学作品,并译成孟加拉文,以“征人”为笔名在加尔各答的刊物上发表。

1919年,纳兹鲁尔退伍返回加尔各答,参加进步青年文学组织——孟加拉穆斯林文学社,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。1921年底,他在周刊《电光》上发表代表作《叛逆者》。这篇名作被译成多种印度文字,在许多刊物上转载,传遍全印度,从此他被誉为叛逆诗人。

纵观纳兹鲁尔的文学创作，不难发现，炽热的爱国情怀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，是他作品的鲜明特色。

纳兹鲁尔生活的年代，是民族灾难极端深重、反帝反封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。纳兹鲁尔以他的笔为武器，写出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，揭露残酷的殖民统治的诗歌，倾吐了印度人民受奴役的痛苦和渴望独立的心声。

顶礼，顶礼，我的孟加拉大地，

你永远迷人，永远甜美，

你的胸脯上流着千百条河流，

大海在你的足下摇响足镯。

（《孟加拉大地》）

纳兹鲁尔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，在他眼里祖国是姹紫嫣红的花园。正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，使他不能容忍殖民主义者对祖国的野蛮蹂躏，不能容忍“全副武装的妖怪亿万次刺母亲祖国的胸脯”，不能容忍“囚禁三亿印度人的牢笼”，他呼唤广大群众奋起反抗：

啊，年轻勇敢的湿婆，

吹响你雄壮的法螺！

击穿东方监狱的高墙，

毁灭的大旗高高飘扬。

（《摧枯拉朽之歌》）

纳兹鲁尔在他的成名作中塑造了一个摧毁旧世界的英雄形象：

快称我英雄——

颂扬我昂首耸立霄汉中！

喜马拉雅山窥见也俯下摩天的雪峰！

快称我英雄——

颂扬我撕裂茫茫的苍穹，

跨越星辰、月亮、太阳。

诗人用拟神手法塑造的叱咤风云、气贯长虹的“我”，是反帝勇士的化身。我“驾着闪电，威风凛凛地掠过天际”，要“除尽世上所有的黠武者”。诗人通过“我”，表达与殖民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：“只有当受压迫者的哭泣声不再在空中风中回响，/战场上不再看见压迫者的刀枪，/我这个疲惫的叛逆者的心才会永远安宁。”

纳兹鲁尔经常参加群众集会，用雄浑的嗓音朗诵充满爱国热情和对殖民主义仇恨的诗篇。他写的“每一个字母、每一行诗，仿佛都是一枚炸弹，又像是一桶倒进反帝烈火中的汽油”（《纳兹鲁尔传记》）。这引起殖民当局的极大恐慌。1922年11月23日，殖民当局以所谓煽动叛乱的罪名在库米拉将他逮捕，判处一年徒刑。诗人在狱中进行了长达39天的绝食斗争，抗议对囚犯惨无人道的迫害，并用笔表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祖国献身的钢铁誓言：

负枷带镣不过是我们斗争的手段，

我们用手铐砸烂你们统治的锁链，

我们要以生命换取衰颓的国家的雄姿；

戴着绞索含笑培育战胜死亡的果实。

诗人的斗争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。泰戈尔曾把他的剧本《春天》献给他，以此表示强烈的声援和真诚的关怀。

纳兹鲁尔创作的以反帝斗争为题材的作品数量很多，人们集会朗诵他的诗，坐牢唱他的歌。他的诗歌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反对封建剥削，鞭挞种姓制度，是纳兹鲁尔诗歌的重要题材。1925年，纳兹鲁尔担任《耕犁》周刊的总编。《耕犁》是孟加拉工农党的机关刊物，发刊词中说：“本刊的宗旨是：团结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工农大众，帮助他们获得生存权利，使他们意识到政权的重要，为自己的权益而争取独立。”同年，诗人在《耕犁》上发表诗集《共产主义者》，次年又出版诗集《无产者》。这两部诗集是诗人关注工农群众命运的明显标志，诗中迸发对剥削阶级的愤慨：

高利贷大腹便便全靠吃穷人的食物，
地主乘坐两驾马车撞倒饥饿者的房屋。

（《盗贼》）

像水蛭一样吸入鲜血的，被称为“大人物”，
像爱护孩子一样耕耘土地的，从来不是地主。

脚不踩泥的人们，
却是土地的主人！

（《诉怨》）

这里反映了耕者无其田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，揭示了人民贫困的原因，同时揭露了土豪劣绅欺压穷人的残暴行径。诗人在《盗贼》这首诗里还描写了工人受到的残酷

剥削：

掠夺的富人摧毁无数民宅建造工厂，
残酷的老板安装一部部榨人的机器，
饥饿的人进去，出来像甘蔗渣似的。

孟加拉农民协会、工人协会相继成立后，工农群众有组织地登上了历史舞台，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崭新的阶段。纳兹鲁尔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为各种协会创作会歌。他在《工人之歌》中写道：

啊，破坏之路上的远征军，
手握榔头，肩扛铁锹，前进！
啊，兄弟，我们无比强大，
使高山摇晃冰雪融化，
沙漠里长出金色的庄稼！

诗人在这些作品中，不单倾吐人民心中的积愤、痛苦、希望，而且讴歌他们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。他为工人、农夫、渔民、苦力、妇女谱写的歌曲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，成为他们争取自由解放的有力武器。读他的诗，眼前仿佛看见群众斗争的如火如荼的场面，耳畔仿佛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。这些诗歌表明，人民的歌手的称号对他来说是受之无愧的。

纳兹鲁尔一手高擎湿婆的号角，吹奏雄壮的战斗进行曲，另一手握着一支玲珑精致的长笛，吹出婉转悠扬的抒情曲。在《绿仙女》、《初春》、《春风》、《秋》、《月夜》等篇什中，诗人以生花妙笔细腻地描写了孟加拉的翠绿原野，



开满莲花的碧澄的池塘，树木掩映的农舍，孔雀翩翩起舞的雨天，仙女的扁舟轻漾的天上的恒河，弥漫着离情的静夜……富于特有的孟加拉水乡气息，给人以不尽的美的享受。

诗人曾两度游览美丽的海滨城市吉大港。遥望巍峨的群山、浩瀚的孟加拉湾，诗人心胸骤然开阔，可想到污浊的现实社会，又感到压抑、沉闷。交织于他心头的欢快和忧郁，在《海韵集》的《大海》这首长篇抒情诗中，曲折地表现了出来。《大海》意境广阔，情景交融，深沉的情调让人感觉到诗人那颗忧国忧民之心的搏动。

爱情，是纳兹鲁尔诗歌的题材之一。《步履轻盈的伴侣》从情人叮当作响的足镯下笔，表现情人因误解匆匆离去给对方造成的伤痛。“你走上歧途对我是死亡的打击”，表明抒情主人公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恋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反复吟咏“我的生我的死啊与你的脚步相伴”，着力渲染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在孟加拉地区，妻子留守家中，丈夫外出工作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《期盼的女人》从多个角度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，颇有代表性。在通讯很不发达的那个年代，丈夫说不定哪天归来，所以妻子经常熬夜等待。日复一日，不见丈夫的影子，妻子不免怀疑起丈夫有了外遇，然而想到丈夫“地幔般深长的疯吻”，便又坚信丈夫会在“飓风吹灭灯光的那天，毅然随清风归返”。一波三折的描写，把思妇的眷恋、期盼、猜疑、信念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浪漫主义是纳兹鲁尔诗歌的显著特色。纳兹鲁尔通晓印度古典文学，熟悉波斯文学、阿拉伯文学，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尽装胸中，写作时随意撷取，得心应手。他广泛涉猎过雪莱、惠特曼、托尔斯泰、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名

作，以外国文学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创作。他的诗歌中既有随意变形、手持金钢杵的雷神，前额上的第三只眼能喷射神火毁灭旧世界的湿婆神，也有风驰电掣的阿拉伯神马，吹号的天使伊斯拉飞。这些令人敬畏的神仙被赋予反抗精神，成了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叛逆者的象征。诗人在《叛逆者》等诗篇中，采用拟人手法，驰骋想象，营构了大量壮阔宏伟的意境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

纳兹鲁尔为工农群众写的诗歌，注意借鉴民间歌谣的艺术手法，语言通俗朴素，比喻贴切幽默。比如，“商人和财主、剥削者狼狈为奸，像蚂蝗吮我们的血。”（《农民之歌》）“来吧，兄弟们，在陆地上也撒网，活捉那些魔鬼。”（《渔民之歌》）。

纳兹鲁尔根据题材需要，采用“特里波迪”、“波雅尔”等多种诗体进行创作。篇幅较长的诗，如《哈立德》、《雷神陨落》，采用的是“波雅尔”诗体。“波雅尔”体每两行押韵，两行一换韵，在选择韵脚上有充分的回旋余地。在诗歌创作实践中，诗人突破“波雅尔”诗行固定的音步，以长、短行的变体写作。诗行的长短，完全服从于内在旋律的发展，虽不很工整，但读起来跌宕起伏，刚健有力。他的名作《叛逆者》、《大海》就是这种诗体。此外，《成婚》等诗作，采用的是“特里波迪”诗体。“特里波迪”中的“特里”是“三”的意思，“波迪”是音步。它每句两行，三个音步。第一、二个音步须押韵，如连为一行，要押行中韵。每两句也要押韵。诗人重视复沓手法，以增强艺术效果。如《诅咒》、《期盼的女人》等诗作，每个诗段末行重复，起到了强化主题的作用。

无论是诗歌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，纳兹鲁尔以其新颖的风格在孟加拉语文坛上独树一帜。杰出的孟加拉语



小说家萨拉特·昌德拉指出：“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，除了泰戈尔，迄今不曾出现他这样伟大的诗人。”

从登上文坛到1942年不幸患神经麻痹症，短短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，纳兹鲁尔为后人留下二十二部诗集、三部长篇小说、三部短篇小说集、四部散文集、五个电影戏剧脚本和千余首歌曲。他还首次将《国际歌》译成孟加拉语。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，丰富了世界文艺宝库。

1972年纳兹鲁尔移居达卡，1976年8月29日在达卡逝世，享年77岁。孟加拉为他举行国葬，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。

2005年是中国和孟加拉国建交三十周年。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馆和孟加拉国文化部商定，把纳兹鲁尔诗歌翻译成中文出版，列为庆祝两国建交三十周年的活动之一，并提供赞助。笔者草拟了诗目，之后由孟加拉国文化部联秘阿卜杜尔·拉查克为首的专家小组审核，增加了包括《沙漠的太阳》等六部诗集和十一部歌词集的作品。目前的译本收入了诗人所有的名作和大部分作品，基本上反映了诗人的诗歌创作，相信将有助于我国读者，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研究者了解、研究这位伟大诗人。

本书的翻译、出版得到孟加拉国文化部国务部长赛莉玛·拉赫曼（Selima Rahman）、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阿什法库尔·拉赫曼（Ashfaqur Rahman）、原公使玛苏德·马南（Mosud Mannan）先生的热情支持。孟加拉国文化部联秘阿卜杜尔·拉查克（Abdur Razzaque）、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穆尼鲁尔·伊斯拉姆（Monirul Islam）给予了宝贵帮助。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，尤其是诗中译者不懂的阿拉伯语、波斯语单词，以及地方方言，曾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专家穆赫乌汀·塔哈尔（Mohiuddin

Taher) 请教, 他每次都耐心讲解, 使翻译得以及时完成。
在此, 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。

译者水平有限, 由于时间紧迫, 译文难免有不当之处,
真诚希望我国读者、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和孟加拉国、印度
的汉学家提出批评意见。

白开元

2006 年 2 月 14 日